傳真：2873 2453　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　本版逢每周二、六刊出

詩語背後

◆木 木

詩酒人生采石磯

半城山水半城詩　螺翠江橫見石磯
山水無邊終有盡　詩心有寄卻無期
寒來暑往千秋客　國恨民憂一首詩
詩魄悠悠何處去　大青峰下草萋萋

萬里長江，滔滔東去。在這一段，水流卻由南向北，俗稱橫江。西岸有橫江浦，東岸有采石磯。所謂「江橫水自流」，和緩的水流使泥沙逐年淤積，形成巨大的江心洲。江心洲上打井取水，水質甘洌，以水沖茶，便是「揚子江心水，蒙山頂上茶」佳話的由來。

江心洲，連同橫江浦和采石磯，現在都屬於馬鞍山市。而在歷史上，橫江浦屬和縣（古稱和州），采石磯屬當塗。和縣和當塗是兩座名頭很大的文史古邑，分別長眠着兩位對中國民族性格有着深遠影響的人物：一個是西楚霸王項羽，一個是詩仙李白。

采石磯位於翠螺山下，傳說當年李白月圓之夜暢飲於磯上，酒酣情濃時，手舞足蹈撈取水中明月，墜江而亡。采石磯建有太白樓，又名謫仙樓，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歷代文人墨客多題詠於此，詩詞楹聯俯首皆是，馬鞍山因之被譽為「半城山水半城詩」。這些作品大多是一些「詩言志」的正品，偶爾也見詼諧的小品。比如李白的四川老鄉郭沫若，就借「李白鬥酒詩百篇」的典故，寫得風趣幽默：

我來采石磯　徐登太白樓
吾蜀李青蓮　舉杯猶在手
遙對江心洲　似思大麴酒
贈君三百斗　成詩三萬首

采石磯有李白衣冠塚，其真身墓卻在30里開外的當塗縣太白鎮谷家村。據說，李白在采石磯落水身亡，岸上留有衣物，屍體卻沿着一條汉河溯洄而上，在姑溪河與水陽江交匯處被打撈上來。唐寶應元年（762年），當塗縣令李陽冰葬李白於龍山東麓。唐元和十二年（817年），李白生前好友范倫之子范傳正遵照李白遺願，在時任當塗縣令諸葛縱協助下，將其遷葬於龍山對面的青山腳下。

青山現名大青山，南北朝詩人謝朓任宣城太守時，念其景色優美，曾在山中築室居住。李白一生仰慕謝朓，數次登臨青山懷古，並與山腳下谷家村一個名叫谷蘭馨的年輕人結為好友。李白對谷蘭馨說，死後希望葬於青山，做謝宣城的異代鄰居，可惜在青山沒有土地。谷蘭馨當即表示，願意捐出家中田地作為李白長眠之所，並承諾讓子孫後代守護好這片墓園。

一諾千年，李白墓園歷經1,200餘年風風雨雨，多次損毀修繕，谷家守墓人已傳至第49代。現在的李白墓是當塗縣政府1979年重修的，佔地100畝，有牌坊、碑林、眺青閣、太白祠、李白墓、十詠亭、青蓮書院、盆景園等建築。李白墓完整保存了唐代墓葬形制，太白祠集中展現了明清宗族祠堂的建築風格，碑林則詳細記載了李白生平和詩歌成就，篆刻着歷代書法家書寫的李白代表詩作。早在1956年，李白墓就被列入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2006年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
谷家第49代守墓人谷常新先生，滿懷崇敬地向我們介紹李白身世，講述世世代代守墓人經歷的酸甜苦辣。在谷先生引導下，我們一行向李白墓三鞠躬，然後將特意帶來的燒酒小心翼翼地傾倒在墓碑前。當我看着古墓覆蓋的離離青草，青草上插過墳飄的痕跡，心中浮現出白居易28歲時題詠的七言小律《李白墓》：

採石江邊李白墳　繞田無限草連雲
可憐荒壟窮泉骨　曾有驚天動地文
但是詩人多薄命　就中淪落不過君

此詩作於唐貞元十五年（799年），按時間推算，白居易所見應是李白未遷葬時的舊墓。短短六句，彷彿意猶未盡，卻意味深長。其實，李白是病死的還是淹死的，采石磯的衣冠塚和大青山的真身墓孰真孰假，迄今尚有爭論。李白後人，亦泯然於眾。一代詩仙，空前絕後，不免令人唏噓。但李白的詩心詩情，卻穿透千年，模鑄着我們今天的文化人格。詩人有死詩無死，看似無情卻有情。

◆李白墓及谷家第49代守墓人谷常新。作者供圖

李白與隔江而眠的項羽，可以說殊途同歸，以各自的悲壯解讀着完美主義的理想人格。有意思的是，和縣不只有寧折不彎的楚霸王，每讓人「至今思項羽，不肯過江東」；還有隨遇而安的劉禹錫，以《陋室銘》明志，自比山中神仙，水中蛟龍，發出曠世詰問：惟吾德馨，何陋之有？出任和州刺史兩年有餘，是劉禹錫最後的謫居歲月，隨後便以55歲老病之軀重返東都洛陽。途中與白居易相逢於揚州，寫下千古名句：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。想當年，劉禹錫結束了長達23年的貶謫外放，欣喜之餘，亦深知命運的無常：時代潮流滾滾向前，每個人最終都會成為一條沉舟，成為一棵病樹，千帆過盡與你無關，萬木爭春你無緣參與。此情此勢，幸虧有君、有歌、有酒：今日聽君歌一曲，暫憑杯酒長精神！

李白墓前，安放着兩張長長的條案，條案上擺滿了來自全國各地掃墓人帶來的酒。看着這些顏色不同、形狀各異、或大或小的酒瓶，聞着空氣裏瀰漫的酒香，我似乎觸摸到了李白的人生脈動，感受到一代詩仙的才情與抱負、天真與倨傲、糾結與不甘，都化作「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的解脫。得一絕，亦名《李白墓》，與白樂天呼應：

山海隨君赴　詩歌伴酒吟
我心天地外　何必事凡塵

一個人的生命，有肉身的延續，也有精神的延續。清明時節，當你用香燭紙錢祭拜祖宗墳，以詩詞美酒灑掃詩仙墓，便是在追尋肉身和精神的雙重源頭，於感悟個體生命傳承的同時，感悟民族文脈的傳承。

字裏行間

◆黃仲鳴

馬可波羅是騙子？

1960年代小學時，已聞馬可波羅這名字。有小友對此人極為崇拜，聚在一起時便大談他在中國的經歷。問他資料從何而得，是否看過《馬可波羅遊記》，他說：「看過董千里的《馬可波羅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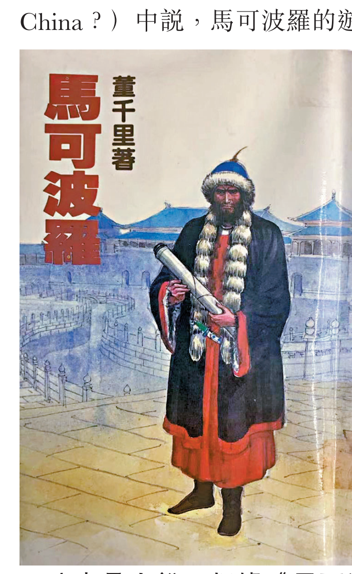
小友並強調，內有元兵攻陷襄陽的資料，可證金庸《神雕俠侶》的荒謬。所謂「荒謬」，是指楊過以「彈指神通」，飛石擊斃蒙哥的「亂改歷史」。

後來，找到董千里這書，粗略一看，也沒什麼感覺。攻陷襄陽一段，是指忽必烈大汗知悉馬可波羅在威尼斯學過製炮，於是委在樞密院做個製炮技師。馬可波羅接過使命，即徵召人手，製成了三架石砲，命名為「茫貢諾」。這些石砲，威力驚人，無堅不摧，襄陽被圍十餘年，屢攻不下。果然，茫貢諾一出，襄陽便被「解放」了。攻城一段，董千里只寥寥幾筆。在製砲時，馬可波羅認識了一個年紀相若的砲手麻合謀。情節便由二人展開。小友強調這書好看，但我始終感到「麻麻地」。

近日，在圖書館偶見此書，是台灣遠景版，「砲轟襄陽城」那章，仍覺氣勢不足，反而第三章「煙花月下揚州」，描述麻合謀看中一漢族女子的經過，卻見「詩情畫意」。

不過，這時我對馬可波羅的印象卻完全不同了。因為在2011年，看過一篇文章，指他的口述遊記《馬可波羅遊記》完全不可靠，是吹牛之作。提出疑問的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學考古學教授佩特雷拉。他質疑《馬可波羅》中的疑點，指：馬可波羅描述當時中國元朝皇帝忽必烈，在西元1274、1281年兩次入侵日本的矛盾，以及與史實不符之處，「他把這兩次搞混了，把第一次和第二次遠征的一些細節混在一起」。馬可波羅說，忽必烈第一次征日時，艦隊從朝鮮出發前往日本途中遭遇颱風，「但此事其實發生在1281年，若真是目擊者，有可能搞混相隔7年的事嗎？」此外，馬可波羅說忽必烈艦隊是5桅船，但考古團在日本挖到的殘骸卻是3桅。

佩特雷拉的質疑呼應了大英圖書館中文部主任吳芳思（Frances Wood），她在1995年著作「馬可波羅有沒有去過中國？」（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？）中說，馬可波羅的遊記沒提到當時中國婦女裹小腳、用筷子、喝茶等生活習俗，甚至隻字未提長城。吳芳思表示，在威尼斯文獻中，也從未出現過馬可波羅家族與中國直接往來的訊息，他的東方見聞可能是取自波斯商人的旅行經歷或旅遊指南，他自己東遊足跡可能從未超過黑海。



◆這書是小說，根據《馬可波羅遊記》而成。作者供圖

然而，《馬可波羅遊記》是馬可波羅自中國返鄉後，在威尼斯與熱那亞戰爭中被俘期間，口述給名為皮薩（Pisa）的獄友聽，皮薩寫書時是否加油添醋？由此而論證，馬可波羅從未到過中國，那還嫌「薄證」。

不過，董千里這部歷史小說，確實根據《馬可波羅遊記》而成。就是這書，馬可波羅被譽為「偉大的旅行家」，甚或「探險家」，這在中國人的眼中，已成「根深蒂固」的常識了。有人卻據佩特雷拉和吳芳思之說，指馬可波羅是「騙子」，那還要堅實的考證。

民間文學　粵語講呢啲

◆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蝨乸擔枷‧跳蚤市場；跳蝨市場‧捉黃腳雞

以下是一個應該已沒有人說，甚至沒有人懂的廣東俗語：

蝨乸擔枷

當中的「蝨」（同「虱」），讀「失」，廣東人會叫「蝨子」做「蝨乸」。「蝨」是寄生在人、動物和植物上的小型昆蟲，以吸食動物血液或植物體液為生，會傳染疾病，如：頭蝨、狗蝨。

筆者曾聽母親提過這個詞，合用的情況大致是舊時如有人闖了彌天大禍，他本人當然要受刑法處分，還株連家人甚至家族，近似歷史上的「抄家滅族」、「株九族」——不僅將罪犯處死，連同家中老小都要面臨死罪。筆者當時年幼，聽後半懂不懂，還以為寫法是「蝨乸擔家」；到了現在才知悉「家」原來是「枷鎖」的「枷」。「枷」是舊時一種套在脖子上的刑具；「擔咖」是將犯人上枷，押赴行刑。雖然蝨乸是寄生在人的身體上，但也一律算作「家族成員」；比喻家族中全都要受死，無一倖免。

全美國最大的Mile High Flea Market坐落於丹佛市（Denver），是一個露天購物和娛樂場地，全年每周末開放。市場內設置攤檔，出售折扣和新舊商品。Flea market的性質近似中國人的墟，譯作「跳蚤市場」。「蚤（flea）」（俗稱「跳蚤」），讀「祖」，「失」非其異讀。「蚤」，後腳發達，善跳躍；與「蝨（louse）」屬同類昆蟲，習性相近。一般以為「蚤」是「蝨」的別稱或學名，所以才有人寫作和讀作「跳蝨市場」。由於此名稱源自外國，按名從主人原則，flea market應正名為「跳蚤市場」，毋庸爭議。

「捉黃腳雞」是一種涉及以性關係作敲詐的計劃，大多針對那些有錢或社會地位的人士。手法一般是安排一段「艷遇」予目標人物，之後再用「捉姦」來作為勒索錢財的藉口。礙於身份，受害人一般不敢報警。對於「捉黃腳雞」一詞，坊間流行以下的說法：

「捉黃腳雞」出自廣東民諺，當地農民多養母雞而少養公雞，但祭祀時卻需要公雞。捕捉公雞方法：為了抓住雄雞，先給母雞餵食以誘雄雞，啄食時，公雞貪「色」，得意忘形而被捉。因為公雞的雙腳呈深黃色，而母雞的腳淺黃色，故稱公雞為「黃腳雞」。後來就演變成用美色吸引男性，並以各種手段，勒索及榨取金錢。

筆者曾前赴內地雞場，且向雞農求證；一致表示上述說法屬「創作」居多。就筆者的理解，「捉黃腳雞」是騙徒作案的一種既定計劃——安排一名女子誘惑當事人上床；在翻雲覆雨之際，有人衝進捉姦。開講有話，捉姦在床；在床上「捉」住一對裸露男女那雙「黃」皮膚的「腳」，不就是「捉到正」（逮個正着）的最佳證據嗎？有人就叫這個捉姦計劃做「捉黃腳計」，「雞」是「計」的諧音，就說成「捉黃腳雞」了。諸君看後，有否在讚嘆廣東人豐富的聯想力（或筆者的獨家解說）的同時，亦對歷來眾人接受虛構故事的亂象啼笑皆非呢？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電視台一名紅人被「捉黃腳雞」。由於受害人知名度甚高，法庭遂下令傳媒不得公開其身份，只可稱他「X先生」，個案屬史無前例。當年傳媒就用上了五花八門的手法使其真實身份曝光，一時成為趣聞。

來鴻

◆王 優

春香如故

微雨之中，下樓來，只覺春香襲人，不由深深一吸，此種愉悅妙不可言。

柚子的白花花藏在綠葉底下，而香卻溢出來，從枝間，從樹縫，一縷縷，一瓣瓣，輕盈盈，蕩悠悠。自樹下過，落英沾衣，暗香盈袖，恍若絕代佳人，攜了素琴，披了輕陰，自幽居的深谷分花拂柳，踏露而來……那日夜間，見一女孩兒立於柚子樹前，凝望，舉起手機拍照。原來柚子樹已經開花了，怪不得，近來從樹下過，總是有好聞的香氣一陣一陣鑽入鼻子裏來。夜幕之下的柚子樹，樹下的女孩兒，若一幅素描，定格於春宵的畫框之上。

想到春香二字，不覺一笑。有人說四季之中，惟秋與香最搭，秋香最美，秋香色亦是絕色。誠哉斯言，但在我心裏，春與香同樣搭調，俱為佳配。想起那個叫春香的女孩兒，想起她的白淨秀氣，想起她的沉默羞澀。近日舊事重提，偶聞一些故事，愈覺青春歲月的隱秘深邃與璀璨美好，心下祝福。

想起婷姑娘送我的櫻桃。她的新郎專門去鄉下摘來，綠茵茵的葉，紅艷艷的果，那是他的愛物。她說她試過，沒有蟲，她說請你嘗一嘗春天的味道，她開車專程送到我的樓下。這春天的美味呀，真是情義悠長。

當香遇見了春，一下子鮮活起來，輕盈起來，靈動起來，滿目秀色，滿心歡悅。那是文字組合的魅力，春天特有的氣息，草木初生，花嬌葉嫩，養眼又養心，怡情又怡性。

春水初生，春林初盛。多好的字呀，春日的美好和愉悅全寓於這八字之中了。植物初生的氣息，猶如淨化心靈的梵音。每每心緒不寧，去寂靜的水邊林下走一走，流水淙淙，往而不返；樹影幢幢，默而不語；幽香縷縷，沁入心脾。夜色幽微，夜風輕拂，躁動的心於是復歸於平靜。

有人說，成人的世界總有無數個小九九，煩惱與苦累由此而來。但我相信，這世上一定有簡單的人，明亮的人，溫暖的人，如草木一般，純粹而潔淨。越來越沉醉於與草木為伍，與清風作伴。更願意長久凝視，一枝草，一片葉，一滴水，一粒塵……那裏，除了靜，還是靜。沒有期待，沒有抱怨，沒有紛爭……

淘米時，嘩嘩水聲之中，忽然想起節令已是穀雨。穀雨了，春天的最後一個節氣，春將暮。不由起了一點兒寥落。

連日來，夜雨纏綿，夢也沉酣。在雨聲中入眠，在雨聲中醒來。似一過客，遊走於江南小鎮，微雨突襲，站在春天的屋簷下，看春款款挽了長袖，蘸了淡墨，臨一幅草長鶯飛二月天，嘆一聲人間四月芳菲盡。

瀝水之後，手中的白米，粒粒晶瑩剔透，藉以給養的肉身，忽而沉實起來，忽而懷了感激之意。

雨生百穀。在心裏，默默念一遍，想一下，眼前搖曳的是清幽幽的秧苗子，黃澄澄的穀粒子。我知道，窗外，濛濛細雨之中，更遠的田疇之上，父親正緩緩行走於漠漠春水與款款新綠之中。他把腳插進軟糯的春泥，任微寒的春水在乾瘦的腿邊調皮地蕩漾。他俯下身子，揭開透明的薄膜，取下略略變色的彎弓，把稔熟的稻田一步一步丈量。年復一年，日復一日，在靜默如初的大地上，他固執而虔誠，緩慢而沉靜，書寫着專屬於他的春天的詩行。那樣的詩行，樸實無華而自帶幽香。

最深的愉悅總是來源於俯身向下的姿勢。人生充滿勞績，但仍可以詩意地棲居。這詩意也許來自於凌晨四點的早起，也許來自於月下荷鋤的晚歸。春耕秋收，夏耘冬藏，什麼叫做詩意？什麼才有意義？生命從來不喧嘩，時間慢慢來回答。

想起那日，夜色中，折柳一枝，不知遺誰。瀑流聲裏，踩着一汪一汪明晃晃的春水，提着嫩洋洋的柳枝，沿着清溪河畔，走過噴泉廣場，穿過撫琴大道的光與影，帶回來，摘葉，和麵，於深夜做一回楊柳攤餅……

春風，又一次吹過去了，毫無懸念，波瀾不驚。這個春天，一如既往，那些新生的植物，於我，依然陌生而親切。當我行走於水岸兩旁，凝望……越來越深的綠一點點淹沒起伏的田野山崗，任憑草木的香氣一絲絲一縷縷滌蕩肺腑，心中歡愉，也有愧意。蔓長春花，苦苣菜、酸模……萬物都該有個溫暖的名字。我蹲下去，隔屏呼喚，回應的卻不是少年舊識……

詩詞偶拾

◆羅大佺

高廟的酒

一場春雨
淋濕了千年古鎮
空氣中溢滿清新
老巷裏飄出了酒香
一群人揣着文字
來為鄉村振興尋找支點

高廟是盛產白酒的
一如這憨厚的土地盛產樸實
一如這青青的山林盛產鳥鳴
那位柗子壩樓腳的李三爺
用秘不外傳的祖方
把漢代的「高廟酎」改良
於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
傳到戴健勇手中的時候
那透明的液體，不僅盛到
婚宴嫁娶和久別重逢的杯盞中
還聲名遠揚

李白和杜甫到過高廟嗎
我，不敢用文字偽造歷史
但他們千古絕唱的詩篇裏
一定迴盪着高廟古鎮的醇香酒氣